

“每当我们一项慈善活动的终止,就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进步” 陶斯亮:“拾遗补缺”做慈善

多国经历“悲苦一年” 各方期待新年转机 世界忐忑中迎接2019



陶斯亮(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是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从事慈善事业27年。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她所领导的公益机构就义诊筛查了上千名脑瘫患儿,累计救助近400名脑瘫患者。从最开始“卖桌子”,找“红二代”的老哥老姐们站台募款,到现在一年比一年成熟的“爱尔公益慈善之夜”,陶斯亮将慈善做成了持之以恒的事业。

慈善先行“拾遗补缺”

27年来,陶斯亮先后任职过三个基金会,开展了多项公益慈善项目,但“做着做着就做不到”。

1991年,陶斯亮加入中国医学基金会,兼会长。一次,她偶然接触到第一个慈善项目“智力工程”。当时,面临解散的河北承德地病办向中国医学基金会

求救,通过他们,陶斯亮了解到碘缺乏症患者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边缘群体。1993年,中国医学基金会开展了“智力工程”,首先是保住了地病办这样一个机构,促使地方政府关注碘缺乏病问题。一年后,国务院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163号令)，“智力工程”逐渐中止。

2000年,在中国市长协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陶斯亮来到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被当地严重缺水的贫困面貌以及大量儿童辍学的情景所触动,于是联合协会的女市长们发起东乡助学行动。2006年,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东乡助学行动逐渐退出。

2005年,陶斯亮出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简称“听基会”)理事长,在听基会发起“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2009年,在基金成立仪式上,陶斯亮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介绍,如果在6岁以前就能安配助听器,聋哑儿童是完全可以回归正常生活的。当时中国这样的儿童有80万,而一个助听器只要8000多元。俞正声随后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回良玉建议,由政府出面将6岁以前的聋哑儿童救助管起来,引起国务院的重视,不久就拨了4亿元,专项用于聋哑儿童救助。如此一来,聋哑儿童从出生就被政府包干救

助。于是陶斯亮将听力救助的工作重心转到老人上。

“每当我们一项慈善活动的终止,就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进步。”在2018年8月第五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慈善论坛的演讲中,陶斯亮将爱尔基金定位为“拾遗补缺”,“凡政府一时顾不上的,我们就先行干起来。”

解决“无米下炊”窘境

到听基会的时候,陶斯亮首次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开始试着用慈善晚宴的方式募捐,一桌饭菜认捐1000元,第一次公开募捐就筹集了七八万元。但对于数量庞大的聋哑人士而言,这些捐款只是杯水车薪。

后来,陶斯亮找到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公司,用诚意打动了公司创始人奥斯汀,并签订了“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10年合约,所有助听器和服都由斯达克无偿捐赠和提供,组织动员工作则由各地残联包干,解决了项目的资金困境。

2016年《慈善法》颁布,为了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项目,当年3月,中国市长协会将“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升级为独立的慈善法人机构,以助残、助学与扶贫为主要内容,基金会还设立了脑瘫儿童救助的“向日葵计划”,以及五个助学项目——爱尔

圆梦、爱尔育才、爱尔美育、爱尔图书角和苏萍奖学金。下一步,陶斯亮希望引进自闭症儿童救助项目。

慈善不是单打独斗

陶斯亮希望将爱尔公益做成一个平台,让所有的要素在这个平台上集聚。有真金白银捐款的企业家,有技术精湛的医生,还要有政府的介入,帮助找到需要救助的病友。“将这些要素集合起来,才能够做成这件事情。慈善绝不是单打独斗就能干的!”她说。

这些年来,爱尔公益在脑瘫救助和听力救助两个项目上开始寻求和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的合作。对于目前的互联网募捐,陶斯亮也开始探索和尝试。不久前,爱尔公益基金会和美国欧几里德系统公司签订了“爱之光——视觉关爱公益项目”的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致力于青少年视力筛查和近视防控。

在陶斯亮看来,慈善项目首先得本着一颗纯粹的公益心,不能打着慈善的旗号而干盈利的事情。同时,还要广泛宣传动员,得到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这些年,爱尔公益开始在地铁投放广告,陶斯亮也开始面对媒体,推广爱尔的慈善项目。在陶斯亮看来,慈善公益最终还是应该形成社会性,否则光自己封闭地搞公益,最后一定是事倍功半。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李承祥:情倾芭蕾50年

2018年12月14日上午7时49分,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李承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普通观众对于李承祥这个名字或许会感到陌生,但一定熟悉他的代表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964年,33岁的李承祥带领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一众年轻人开始排练《红色娘子军》,当时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部剧将在共和国文艺史上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当年在中国,李承祥与蒋祖慧(丁玲之女)、王希贤等人共同编导的这部舞剧,一度成为芭蕾的代名词。那代人就算不知道这门外来艺术为何物,也知道这出戏。

李承祥是最早提出想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舞剧的人,他觉得“娘子军”很适合用以女性舞蹈为主的芭蕾舞来展现。但起初,大家都对用浪漫、梦幻的芭

蕾来演绎“女奴斗恶霸”的革命题材信心不足。演惯了公主、仙女的女演员们,都被拉去军队接受训练。

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正式公演,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随后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每次演出结束,掌声经久不息。李承祥记得,“我演的是反派南霸天,不敢站到前面,也不敢痛痛快快地欢呼,只好暗地里鼓励扮演洪常青的演员替我多喊几声。”

老照片上,青年李承祥浓眉、宽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忠厚文静,算不上飘逸、高贵的芭蕾“王子”长相。那个年代,年轻人能够把艺术作为人生追求是件相当奢侈的事情。他是河北省清苑县人,1949年在华北大学念戏剧科时加入了文工团。开国大典期间,他参与了舞蹈家戴爱莲创排的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曾在北京怀仁堂演出,之后成为第一批职业

舞团成员。

和同代舞者一起,李承祥经历了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历程,并很早就展现出舞蹈编导方面的才能。上世纪50年代,伊莲娜、查普林、古雪夫等一批前苏联芭蕾舞专家来到中国培养师资。李承祥在担任古雪夫助手期间,不仅自己要出演角色,还被要求在排练厅的高台上坐着,看古雪夫指导“小天鹅”们跳舞,直到把每个环节都背了下来。

1984年,李承祥被文化部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之后一直致力于舞团组织、舞蹈教育工作,还陆续创作了《沂蒙颂》《林黛玉》等舞剧。时至今日,《红色娘子军》在国内外累计演出已达四千多场。晚年,李承祥除了参加外事出访、文艺活动,还频频作为中国第一代芭蕾人代表在媒体上露面。他出版过两本文集,书名正是作者一生最好的总结:“舞蹈生涯50年”和“情倾芭蕾”。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从公派学习、自费出国,到人才回流成“现象级” 海外留学40年变迁



1978年12月26日,52名中国师生登上了途经法国巴黎前往美国纽约的飞机,他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至今,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及机械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还记得卓琳代表邓小平对留学人员的嘱咐:“努力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40年来,留学成为中国和世界连接的一条纽带,而留学回国人员取得的成就也格外引人瞩目。

柳百成和“队员们”

“我是突然接到清华机械系的通知,说要选拔人到美国去留学。我喜出望外,没有想到……”如今已是85岁高龄的柳百成院士回忆起了40年前的那

段留学岁月。

柳百成告诉记者,1978年,中美进行建交谈判时,谈到了要派遣赴美留学人员。为了了解美国的大学情况,我国派出一个教育代表团赴美考察。回国之后,代表团成员指出,中美差距很大,希望尽快派遣人员赴美留

学。第一批赴美学者从北京、天津、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中选拔考核。“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就是考英语。到最后,北京大学共选定11人,清华大学选定9人,中科院(含北京分院和上海分院)、北京其他高校,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科研院所等选定30人。在这50人即将登上飞机前,北大又有两名老师受到美国方面邀请赴美学习。这样,我们第一批留美人员就是52人。1979年1月1日,我们全体访问学者在中国驻美国联络处,见证了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时,我们还参加了在华盛顿的多项活动。”

到达威斯康星大学后,柳百成借住在美国人的家里。“我发现房东太太有个八九岁的小儿子在玩苹果电脑,那是我头一次看到计算机,这个对我触动很大。我出国留学那年,清华机械系还没有电脑。当时我已过不惑之年,但下决心也要开始学习计算机。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之后,我又去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了半年。当时,MIT的铸造凝固领域在国际上是最前沿的。回国后,我用所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就是将信息化技术和传统铸造技术深度融合,用模拟仿真技术提升传统铸造学科的水平。目前,在这个学科领域,我的研究团队在国内处在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我深深体会到:改革开放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赴美留学是我学术人生的里程碑。”

据柳百成介绍,第一批公派赴美美的52名留学生后来悉数按期学成回国。此后,在这批公派留学生中,走出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专家,甚至是学术领军人物,其中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留学潮

1981年,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放开。1985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出国热”迅速升温。1993年,“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被写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给了出国留学人员更广阔的空间。进入21世纪,出国留学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不仅留学人数大幅增加,留学目的地也扩展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3年至2013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人数从不到12万增长到了接近40万。根据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当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一个曾引发热议的现象是,虽然在2005年至2013年间,欧美留学费用逐年攀升,但依然没有阻挡中国留学热潮,这与中

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有很大关系。

到2012年前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中逃避高考一族少了,将目标锁定常春藤名校的优秀学生多了。同时,留学人群低龄化现象出现。到2012年,15~18岁年龄段的学生,已经占到中国留学生总数的22%。

世界需要中国留学生

中国留学热潮产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经济低谷,中国庞大的国际教育需求和消费能力为国外院校和教育相关行业所看重。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境外留学消费大约在1500亿~2000亿元人民币,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留学消费大国。与此同时,大批留学生回国后,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如今,中国留学人才加速回流,态势已成“现象级”:1978年,归国人员仅以数百人计;2009年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2012年27万人,2016年突破40万人……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表示,归国的中国留学生给国内带来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自觉担当起中国全方位开放的先遣队,充当着中国与世界交流沟通的天然桥梁。摘自《环球》《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教育报》

伦敦:网络礼节“培训”

英国一家培训“绅士”和“淑女”的礼仪学校推出新课程,教人们如何在虚拟世界举止文明。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这家“英国礼仪学校”位于英国首都伦敦的时尚富人区,于2018年9月推出网络礼仪课程,要价2400英镑,教人们在虚拟世界如同在公众场合一样讲礼貌。课程告诫学生:不要在愤怒时发帖,不要用俚语或首字母缩写发帖或留言。例如,不要用imo表述“在我看来”(in my opinion)。课程指导原则中写道,即使在网络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行为礼仪的“黄金准则”。该校校长非利普·赛克斯说,网络礼仪课程能够帮助学生在社交媒体时具备“情感韧性”。有助缓解网络欺凌现象。他认为,网络发达,人们在虚拟世界所留痕迹不易消除,“你只有一次机会”。这家学校先前向有意成为绅士和淑女的客户提供礼仪培训,让他们能够得体地出席婚礼或下午茶活动。(据新华网)

摘自《环球时报》